

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的差异*

囿于自身能力和客观条件，虽致力于此三年多，仍无法全面、系统地写成一部作品，只能将陆续所作整改、补充而成，幸勿见笑。这并非无用的考据，国内外、左右两边，对此问题多有关注。而这恰事关整个社会：若是物质本体论，真乃黑格尔哲学头足倒置：精神换成物质，神谕换成规律，逻辑换成历史，弥赛亚、英雄换成科学家、先锋队和领袖。他们认识了规律，无需民主却代表了人民，无需公开论辩就代表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变成不容置疑的信仰。他们宣称解放全人类，但一切早已注定，有的人注定代表落后而失败，有的人注定代表先进而胜利，不论何种努力，都不能改变结果，只能使结果延迟或提前到来。于是，科学家、先锋队和领袖或者宣称，现在资本主义的外壳还没有炸裂，革命尚早；或者宣称，“这是最后的斗争”，“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革命正好。然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在某些方面胜利，总体仍非社会主义。若是实践本体论，主客体都没有绝对的优越性，而在具体的历史中产生和消灭，表现为不同的生产关系。“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因此，即便是形而上学，实践本体论在历史中仍成立，而且正当。这是一种历史主义，却不是历史决定论；所谓的历史必然并且不断发展，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使有必然性，也未必是应然的：人必然会死，所以人应当尽快去死？

下文源自拙文《哲学·一》，始发于2014年7月。

下述内容，对长期受“正统”马哲灌输的人和左派来说，可能会不解，甚至觉得是歪曲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有马克思一贯、充分的文本依据，与马克思基本观点、结构契合，这解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悖谬，西马研究已多，大陆也有学者在研究，如俞吾金教授的《被遮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当然是伟大的，为马克思主义乃至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但人无完人，他们也都承认，当下的认识总是相对正确，理论总是不断扬弃的。然而，由于意识形态长期的灌输，加上日常生活形成的习惯，以及政治信念等因素，上至官方，下至民众，非但不知或不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错误，还以教条和独断应对。

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¹接着又说：

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复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²

这就认定了：1. 一切除了意识，就是存在；2. 意识和存在只有其一是本原。这都毫无证明，却排除其他可能性。更成问题的是，他把思维等同于精神、意识，认为三者都是一回事，所以才前一句说“思维”，后一句却说“精神”，别处又说“意识”；又把存在等同于自然界，之后进而把自然界等同于他抽象出的“物质”，这也都毫无证明。而他认为，意识源于物质，教材所谓“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就是说，同一的存在（自然界、物质），竟能产生意识这种非存在！黑格尔哲学不是创世说，他这种无中生有的神逻辑倒是。

黑格尔的辩证法明白，有和无是对立统一的，并非谁是根本，谁产生了谁。何况“存在”不等于“有”，存在与虚无不是对立统一，更不是谁产生谁的关系：某物可以无中生有，因为某物的不存在或产生，由其他存在者显现、构成，某物的“无”是不在场的存在，即存在一个“无”的状态，但不可能一切不存在。虽然黑格尔也认为，一切有一个最终的本质，即“绝对精神”。但其本身是“自在自为的”，已有意识的能力，所以其本身能产生运动，也就有产生物质和意识的可能性；而恩格斯的物质是绝对的客观实在性，不具有意识的能力，纯粹的同一性，连变化（运动是可能有的，比如水在杯子里，晃来晃去，但还是水）都不可能产生，何况产生意识？萨特也指出过二人在辩证法上的区别。

杜林认为，物质和意识统一于存在。且不论别的，这种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显然是对立统一的。但如今国内在应试中，却认为这是二元论的观点，网上一

搜即见。然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并没有这么认为；列宁、斯大林，以及近年国内教材，也没有这么说过。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说：

我们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存在**开始的——像杜林先生一样；这种存在表现为一种**虚无**——也和杜林先生一样；从这种“存在—虚无”过渡到**生成**，生成的结果就是定在，即存在的较高的较充实的形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

3

如果说杜林的观点是二元论的，那么杜林贬低和谩骂、实际却挪用的黑格尔哲学，也是二元论的？可不论是马恩列等人，还是国内教材，以及西方哲学界，有谁会这么胡扯？

但是，这种误解正是源于恩格斯，源于他把“存在”等同于“物质”。于是，一元论就被当成了：要么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要么世界的本质是意识。杜林没有把“存在”等同于“物质”，也没有把意识统一于物质，就被某些人认为是二元论的；黑格尔虽然把物质和意识统一于绝对精神中的某些范畴，但绝对精神被这些人认为就是意识，故认为黑格尔是一元论的。

相反，恩格斯认为，物质能产生或消灭意识，能独立于意识存在，总体上比意识优越；反之，意识却不能对物质那样。虽然承认意识有“反作用”，这恰恰把意识当成了首先是被动的，不可能先其作用。这还叫对立统一吗？对于他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他所谓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竟然不适用？既然不是对立统一的，也不符合教材所谓的“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换”，这还符合辩证法吗？那他又凭什么把物质和辩证法搞在一块，自称自然辩证法，而后又演变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

没有先验的、在实践之外的本质（如各种属性、规范和意义），不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不论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比如颜色，既不是视觉等意识本身具有的，也不是物体本身具有的。我不能想象出三原色衍生之外的颜色，但没有感受光线反射的视觉，物体也无所谓颜色，甚至无所谓物体。如果有，那么对任何东西而言，刀都是锋利的、坚硬的？若承认这些属性是对人，或至少是生物而言才显现；又说这些不是本质，那么本质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物质”，其本质只能是物质，是客观实在性。那么，任何东西本质都一样。但是，没有各种非本质的现象，个别、部分，如何成为“刀”？马克思认为，人的本

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错了？应该说，人的本质是物质，是客观实在性？可恩格斯说，“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⁴。谁在抽象，用什么抽象？这是纯粹的“客观实在”？难怪，恩格斯第一次听说有鸭嘴兽这种动物时，就认为它不是哺乳动物，还进行嘲讽，因其不是胎生的。他把哺乳动物看成是在实践之前，就已经有某些属性的存在了。后来，他承认自己错了，却仍不承认其本体论错了。⁵

观测必然影响对象，没有纯粹客观的观测，当然也就没有纯粹客观的认识。如果被观测的是生物，比如人，被观测的人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被观测吗？而他的主客观反应，会和不被观测时一样吗？连动物也一样。如果被观测的是非生物，比如粒子，需要至少一个光量子，而这就影响了粒子，若要准确观测其速度，其位置就测不准，反之亦然，所谓“测不准原理”。如果说，这误差不大，或者说可以接受，这恰恰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什么客观认识。

科学本身不是立场，若企图以此解决一切问题，就成了科学主义。但数学都无法证明几何公理为何是公理，牛顿第一定律、热学第三定律也不是实验证明的。科学更不是一个完全自洽的体系，热力学第一定律认为能量守恒，但能量哪来的？于是又提出各种假说。

企图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建成统一科学体系的《自然辩证法》实际很不科学，爱因斯坦曾说：

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意义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⁶

的确，恩格斯一方面一直用自然科学来证明自己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时常和自然科学不符，有点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却又不是，因为都是用模糊的主观推测来作为解释。如《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需要也造成了自己的器官”⁷；“至于触觉，在猿类中刚刚处于最原始的萌芽状态，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的手本身而一同形成”⁸；“食物越来越多样化，随之摄入身体内的物质，即向人转变的化学条件，也越来越多样化。”⁹

对此，马克思怎么看呢？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¹⁰中，马克思指出：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¹¹

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却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¹²且不论对错，二者在哲学上的对立显而易见。

“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马克思答道：

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说来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假定它们是**不存在的**，然而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你也会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要坚持自己的抽象，那么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你一旦那样想，那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许你是一个假定一切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者吧？¹³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说：

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die Frucht）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

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¹⁴

把这段话中黑格尔的“观念”，换成恩格斯、列宁的“物质”，马克思的指认同样成立：他们都认为感性所揭示出的具体对象（梨、苹果）不是它们的本质，它们的本质是理性抽象出来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先验存在。

这当然是本末倒置：没有具体对象，如何抽象出普遍概念？而具体对象，能脱离人的感性和实践显现吗？抽象又是谁在抽象，用什么抽象在用什么抽象？难道不是人，在用意识抽象？那么恩格斯、列宁那种脱离人的客观实在性、普遍性？所以马克思讽接着讽刺道：

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末，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像中的矿物学家而已。这位思辨的矿物学家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说，这是“矿物”，而他的学问就是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说多少遍“矿物”这个词。

15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再次诘问：

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¹⁶

这再次说明：是人在抽象，在用意识抽象，任何范畴、概念，这些普遍性不是什么世界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人的产物。恩格斯、列宁的“物质”，正是他们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范畴，他们却说这一范畴是独立于人存在的。

马克思批评阿·瓦格纳：“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¹⁷

在被恩格斯评价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e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¹⁸

这段话表明,意识的真理性 and 客观性,不是靠物质做担保,而是人的实践,这叫物质决定意识吗?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一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¹⁹这说明环境这种客观存在,是先于人存在的吗?何况环境并不是独立于人存在的物质,不是不因人改变的规律。人们常把自然界称为环境,却被恩格斯等同于独立于人存在的物质和规律。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²⁰这话的意思是“世界的本质(本源)是物质”?“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²¹如果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一致,应该说立脚点是“物质”吧?

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²²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说的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²³,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这一著作还将他们这种共产主义者,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²⁴。而“社会存在”也好,“生活”也罢,难道是脱离实践的,脱离人的客观实在性、普遍性吗?

有人或许会拿出那句大陆考试常用到的马克思的话作为反驳:“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句话是对的,马克思在这反对的是认为观念先于物质的观点,但并没有说“物质决定意识”。且联系上下文看,这里的“物质”不是恩格斯那种脱离人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性,而是和人密切相关的“现实事物”。此言出自《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的跋,联系紧接着的前文即可知: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

而“移入人的头脑”，这并没有证明物质先于意识，反而表明意识已经存在，否则用什么“移入”，谁在“移入”？

直到逝世前几年，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仍在进行，成果正是《古代社会史笔记》（1879—1882，又称《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其中，马克思更注重不同，如西欧与印度、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差异，此点国内“正统”学者也承认。²⁵而西方学者早已指出，马克思虽也以摩尔根的研究为基础，却不但与恩格斯的研究不同，也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同，不企图发现、建构人类历史的统一序列（规律性更强，如所谓五段论），而是继续《资本论》中的研究，即资本主义的起源（如财产及相关社会关系，如何具体化）²⁶；不但不是梁赞诺夫等所谓的舍本逐末（放弃《资本论》理论计划），反而是捍卫、扩展《资本论》，反对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制。²⁷

* 引文着重号为原文所有，文字、语法问题亦然。

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9 页。

² 同上文，第 231 页。

³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420 页。

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上书，第 939 页。

⁵ 关于科学主义、本质主义，可参见曾发表于此的《科学使人类越来越强大吗？》

⁶ 参见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意见》，载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202 页及以下。

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991 页。

⁸ 同上文，第 992 页。

⁹ 同上文，第 994 页。

¹⁰ 若还说《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不成熟的作品，他生前也没有发表，不能代表其哲学。《自然辩证法》不也是恩格斯未完成的作品吗？体系和内容已相当完备，恩格斯生前也没有发表，为何后人却将此“发展”成辩证唯物主义，并自称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即使互相赞赏过对方工作的某方面，不等于了解、支持对方的相关理论，更不等于没有看出对方与自己的差异；或许碍于情谊和事业，恩格斯既没有发表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没有发表自己的《自然辩证法》。

-
- ¹¹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2 页。
- ¹²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 896—897 页。
- ¹³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 130—131 页。
- ¹⁴ 马克思：《神圣家族》，载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71—72 页。
- ¹⁵ 同上文，第 72 页。
- ¹⁶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19 页。
- ¹⁷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载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 405 页。
- ¹⁸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 ¹⁹ 同上文，第三条。
- ²⁰ 同上文，第八条。
- ²¹ 同上文，第十条。
- ²²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0 页。
- ²³ 同上。
- ²⁴ 同上文，第 48 页。
- ²⁵ 参见赵家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的理论贡献》，载《学习与探索》2009 年第 1 期，第 7 页。现著名公知荣剑，早年对此也多有研究，八十年代后期有数篇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包括核心期刊。
- ²⁶ 参见[英]莫里斯·布洛克：《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剖析》，蒙宪译，载《民族译丛》1990 年第 1 期，第 29—30 页。
- ²⁷ 参见[美]大卫·史密斯：《积累与文化冲突——历史语境中的〈人类学笔记〉》，武锡申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 年第 2 期，第 35—36 页及以下。若马克思真放弃了《资本论》，仅靠恩格斯的一些古代史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更无法建成。